

1001.1

河北文史资料

-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
- 一个败军之将的回忆
- 日本浪人在秦皇岛武装走私述略
- 韩复榘从军记
- 大漠商舟

90年代第二个春天已疾步走来、《河北文史资料》开始了第11个年轮。对于各界读者的热情支持，诸多部门的真诚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

作为史料期刊，我们将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三亲”特色和“存真求实”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文史资料工作者，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两个文明建设尽责出力，辛勤耕耘，以淳朴务实的身姿立于祖国史学之林。

为使本刊更具期刊特色，今年起对问世史料进行科学归类，设置专栏。本期首次推出《共和国足迹》栏目，专发建国后40年的史料，回顾我们走过的曲折、艰苦而光荣的历程，弘扬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四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回首往事》、《史海存真》、《人物春秋》、《工商史踪》等栏目，则是从浩繁的史料中精选精编，意在更加系统、条理、得当，使读者一目了然，开卷有益。本期在封面、内文设计上也颇费了一番心血，以新的面貌奉献给读者。

这便是我们全体编辑人员新的探索与追求，诚望得到各地同人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正。

编

者

絮

语



EA36/31

河北文史资料

目 录

●共和国足迹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	浮 白	1
我是怎样和刘青山、张子善作斗争的	李克才	32
人民自有回天力		
——1963年文安县分洪抗洪斗争纪实	宋九苓	36
1963. 邯郸特大水灾纪实	刘 旭 李凤兰	55
七天七夜		
——清苑县1963年洪水灾害实录	郑汉青	62

●回首往事

一个败军之将的自述	史泽波	70
一个主教的回忆	赵振声	81
我给傅作义将军当秘书	王华堂	96
鲐背之年忆“思罗”	整理 范秀莲	103

●史海存真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案惩凶真象	刘荷光	111
“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与沉没	王宝林	115
日本浪人在秦皇岛武装走私述略	李桂林	1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
 总编：李秉新 副总编：徐俊元 石玉新

面对死神——热河消灭鼠疫斗争	王世俭	133
----------------	-----	-----

●人物春秋

少帅与他的老师	李荣亭	138
韩复榘从军记、	刘振邦	142
“循吏第一”——王瑚	贾曾权	146
“北方之雄”——方志学家王树楠	王会庵	163

●工商史踪

历史上耀华的股份制

秦皇岛耀华玻璃总厂厂志办公室 168

大漠商舟

——记张家口的骆驼队	于文龙	180
“济广源”兴衰录	梁树田 董钦增	189
清末蔚县银市	周清溪	201

●资料 在伪满洲国任职的河北省籍人员简介	203
----------------------	-----

●补白 中国共产党反对贪污腐化的最早文件 (31页) 海河流域及灾情今昔 (69页)
 宣化天主堂介绍 (95页) 张北公教医院 (110页) 冀中安国女同胞遭敌人残酷杀害 (132页)
 日军暴行：解剖活人 (137页) 吴佩孚自全晚节 (162页) 张家口皮毛业的早期对外贸易 (179页) 昔日“脚行” (202页)

责任编辑：杨小波 谢凤英 武永召

封面设计：宋丕胜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

● 浮 白

新 中 国 震 惊 了

1951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1952年2月10日，在此条例公布的前70天，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罪，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市被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因贪污腐化而被党和人民押上断头台，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

历史上，尚属首次；亦是我们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

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西方一家通讯社的政客文人这样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十六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更强烈的震撼还是人们的心灵。欢呼，自省，惊讶，恐惧，惋惜，忧虑……心态犹如万花筒摇出的图案，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自白。但是，主旋律却十分明确：

“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了不起！”

“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片战争废墟。九个月后，美国当局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外反动势力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此时，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北、西南的剿匪战斗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国势危机，超过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然而，对于一棵大树来说，暴风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树体内部滋生了蛀虫。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对此有所预言。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

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西柏坡，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不久，毛泽东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沿着那条李自成溃败南撤的路“赴京赶考”。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建国初期极端困难之时，资产阶级趁火打劫，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讥评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军事一百分，政治五十分，经济建设零分。”上海的反动资本家则疯狂叫嚣：“上海是口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当时有文章将资产阶级施放“糖弹”，拉拢腐蚀、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段归纳为几种：试探性进攻；投其所好，乘虚而入；人情；美人计；捧你上天；大迂回；围攻；流氓式的暗算；一旦无用，一脚踢开。手段恶毒卑劣，无所不用其极！

建国刚刚一年多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系统内部，在人民群众团体内部，已经严重地孳生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党内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中有的原来觉悟就不高，参加革命之后，并未真正改造自己。有的过去对革命确有贡献，但是，建国后认为革命大功告成，不应再过艰苦的生活，因此一心一意地发展个人的事业，满足个人的需求。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意志消沉。从而屈服于资产阶级反动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出现并被揭露的。

关于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刑事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三十六岁，男，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蠡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三十八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入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

一位比较了解张子善的离休老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介绍：

“张子善出生在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早，母亲身体多病。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最聪明，所以两个哥哥勒紧裤带，发誓要供他上学。我和张子善一同入的县城高小，那时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在同班同学中，他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后来我俩又一同考入县乡村简易师范。

“张子善长得瘦高个，大嘴口儿，脸挺白；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在学校是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走上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博得的掌声最多。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张子善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因为那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

之中，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我们的党组织只能地下活动。我当时还没入党，所以了解情况很少。但是，我猜测他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因为他和穷学生们接触很多，经常在他们中间宣传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当时，张子善是被学校当局注意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1934年冬，一个姓范的叛徒向国民党县党部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张子善。在狱中，张子善被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别人，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我曾和两个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我：‘赶快回去把藏在我宿舍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现在我还记着，在他的一个笔记本里写着这样几句：

‘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张子善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张子善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其后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到党组织，就一边教书一边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在一块坐过监狱的冀中七分区二地区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总起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的表现是很好的，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连提三级。对于他的工作才能，当时从来没有人含糊过。他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笔者采访了另一位比较熟悉刘青山的离休老干部，他说：

“刘青山是安国人，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他入党时只有十几岁，老长工徐云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徐云朴不认字，平时对刘青山讲‘调查研究’，总把树枝杈吊起来代替，很有点远古结绳记事的味道。当时没有文化的党员大多是这个样子。要说刘青山是红小鬼，也对。因为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也就是中共党史中所说的北方红军。

“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事实。当时宋

洛暑，就是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原型，说过一句话：

‘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刘青山抄起家伙拼命时，也是这个心劲。

“刘青山能够死里逃生，是非常侥幸的。敌人大规模的屠杀是在蠡县县城。起义失败后第三天，敌人把被俘的十九名红军战士押到南关操场上，把四乡的群众轰来，开始了血腥屠杀。几把铡刀一字摆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当铡到最后一个时，敌团副看到是个小学生模样的人，刚十几岁，不象‘土匪’，以为抓错了，便糊糊涂涂地放了他。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是谁？直到1941年我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审查干部时才搞清楚，他就是刘青山。他起义时参加了第一大队，突围时被俘，和十八位战友一起被绑赴杀场。我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次杀了很多，留下我了。’

“刘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有热情，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整个冀中区是有名的。抗战时期，大城县工作基础比较差，前任县委书记因为和一个有夫之妇乱搞，事发后逃往天津投敌。刘青山接任后，时间不长，局面就打开了。

“有人说刘青山挺讲义气，人也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我看那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刘青山身上的这种成份是很浓的。革命胜利后，残酷的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刘青山认为奴隶变成了主人，革命目标已经到头了，因此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物质享受面前，腐化堕落，伙同张子善贪污盗窃，对人民犯下了大罪，终于在‘三反运动’中被政府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

记得一位音乐家这样阐释人生的定义：人生是一首乐曲，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弹拨自己的人生。高尚者的曲子是金色的，丑恶者的曲子是黑色的。刘青山、张子善呢？他们是怎样弹拨自己人生的呢？

171 亿 6272 万元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旧币，1万元合现今人民币1元，下同）。”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1个月并做1身衣服。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时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

机关生产，即党政机关搞生产活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的思想，完全是以救灾和自救为目的的。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适当地改善机关干部生活。所有这些，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都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依据上述精神，天津地委号召开展机关生产，不能说错。问题是在于他们搞机关生产的动机、手段和目的。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津西30里的杨柳青镇成立。镇中央有一处宽敞高大但已破落不整的宅院，据说原是一个

石姓富豪的房产，人称石家大院，成为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

天津专区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下辖静海、大城、任邱、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霸县、青县11县及杨柳青、汉沽、胜芳3镇，人口400多万。全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洪涝不断。1950年夏，全区14个县镇暴雨成灾，使刚刚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生活又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然而，身为地区主要领导的刘青山、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害，反而不顾灾民生活，全身心都扑到机关生产上去了。

刘青山自走马上任那天起，逢人就宣扬他眼中的“机关生产”好。在任两年，两条“政绩”：一是借口身体不好，在天津长期“养病”；二是假养病之名，在津大搞“机关生产”。一次，刘直言不讳地对一位县委书记传授经验：“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那么小气了，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

然而，刘、张又是如何来搞所谓“机关生产”的呢？

罪一：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汇流入海之地，河防维修工程很大，因此每年的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刘、张二人弄钱搞机关生产，首先盯上了这块肥肉。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5条河流。以工代赈是指民工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兴修水利和发放救济。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而刘、张竟把此当作捞钱的机会。

1950年春，天津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的营业中，苛赚民工粮食220万斤。张子善伪装正义，对此进行指责，暗中却萌生了苛剥民工的动机。同年秋，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作为直接剥削民工之工具。张子善则将本属合作社经营业务的数万民工

的供应工作，夺到“地区机关生产供应处”，从中苛剥6亿元。

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亲自到供应处布置“赚三十个亿”的任务；张则于四月份在供应处亲自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最为引起公愤的是用坏粮顶好粮，从胜芳调拨霉坏的玉米20万斤，以致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民工病亡数十人。

综上，仅苛剥政府以工代赈的民工粮一项，掠取粮食220万斤，折款22亿元。

罪二：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由天津市一副市长、张子善及武清县县长组成修建筹委会，中央拨款29亿元。刘青山擅将这笔巨款盗取投入机关生产，用于开办电线厂；而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东拼西凑、零星拨付方式对付。同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没吃的”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又将前合作社退回河工粮款3亿7000万元占用，才付清了杨村机场占地赔款。待后来结账时，实际开支款21亿6千万元，另加赔偿打井、学校占地等款5000多万元，尚结余1亿4100万元。张子善大笔一挥，批给武清县机关生产搞了个麻袋厂。另外专区尚余5亿4330万元，其中5亿元投入机关生产，4300多万元无下落。

罪三：违法动支水利专款。

1951年7月机关生产电线厂给张打电话，说“买铜没钱”。张到银行贷款未得到批准，乃向专署建设科亲笔批信：“可无息借款，限八月十日前归还。”令人持信取水利款10亿元。结果在建设科数次交涉催促下，到10月才分4次还清。9月18日，张又一次曲线借款，擅将20亿水利专款盗用于机关生产。而省里已明文规定了“专款专用，工完账清”的制度。

罪四：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1951年6月，省政府人事厅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

万5000斤，折款1亿7500万元。张子善一面说“我保证随用随支”，一面将其中1亿4000万元投入机关生产，还在批信中加上“地委已批准”，堂而皇之。

罪五：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凡属解放初期没收地主、资本家浮财，或接受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地粮公产，应一律上交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刘青山、张子善竟置此于不顾，随意调拨侵吞公有资产。

刘、张投入机关生产的地粮公款则达25亿8261万元。

罪六：骗贷银行巨款，挪用灾民造船款。

刘青山、张子善假借机关盖房之名，骗贷天津市银行贷款50亿元，非法挪用宝坻县黄庄洼水区107个水库村灾民造船款4亿元。

罪七：投机倒把，倒买倒卖。

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投入了机关生产，电线厂、机米厂、防水剂社、建筑公司等十几个厂子先后开办，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对此，好大喜功的刘青山、张子善犹嫌不足。刘青山曾多次对有关人员面授机宜：“不要老守着那么点死钱，要把死钱变活钱”。因此，在刘、张二人直接掌握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产品，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什么都敢干。马口铁当时是国家紧缺物资，对此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进行买卖。而刘青山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便立即拍板大弄。仅1951年春“倒卖倒买马口铁”一项，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

罪八：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张一伙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亲信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带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

4000立方米。按当时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价值72万元，待运回天津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作价卖到200多万元。

罪九：公行贿赂，高薪利诱瓦解国营工业技术人员。

1951年3月，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管理处成立建筑公司，但缺乏技术人员。刘青山对国家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规定、法令明知故犯，指示下属想办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说什么“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此事在当时报纸就有所揭露。由于高薪利诱，致使有关单位的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薪增资，有的甚至提出不干，严重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罪十：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在刘、张大贪污案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叫张文仪。有人在天津市马场道十八号刘青山住处见过她，三十大几岁，能说会道，会抽烟，戴耳环，打扮虽谈不上花枝招展，但也比较妖娆，风韵犹存。其夫阎堤，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津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张文仪原是个倒腾破烂的小商人。阎堤则是把头出身。1946年，阎混入蛟河县一个合作社，后来竟混上了县政府的财粮科长。1949年蛟河县长调吉林省政府任财政厅副厅长，便将阎也调省。阎有此便利条件，便开始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文仪便以“牛奶炮弹”（张文仪曾经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9条乳牛）进攻，按时定量送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并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一长；张文仪对刘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刘赞许。刘视张文仪为“财神爷”，待如上宾，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就在这时，刘青山将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了张文仪经商。

张文仪拿到钱后，先为自己倒了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私吞干赚9600万元。为长远计，张与阎

堤来了个“双簧”，以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把这批复写纸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赚了1亿300万元。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信任，为其导演下一场更大的盗骗国家巨额财产事件打下了基础。

1951年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需款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的马口铁。”刘、张得报，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买，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张子善亲自出马，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投资10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零星拼凑8亿4000万元。

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存刘青山、张子善的档案材料记载，刘、张二人在马口铁此项非法经营中，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和财产损失是极为严重的。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暴利，不仅严重违犯了国家禁令，而且给张文仪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以可乘之机。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大搞其他投机倒把活动将近半年。郑某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前后支取20多次。郑是个花花公子，好不容易有了公款开支的机会，于是大肆挥霍。他在汉口经常出入舞厅、戏院、酒楼、宾馆，并搞女人四、五个。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的诈骗和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3亿元，在汉口积压资金利率损失近14亿元，几项合计，此次经营马口铁，给国家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刘青山思想”——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专栏报导，河北省天津专区机关全体党员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

张子善的罪行：“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英明领袖张专员”——据1951年12月4日经华北局批准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随时随地张口即出：“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正是这种“老子天下第一”、“享受挥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使其最后终于腐化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刘青山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钱，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慢了点，即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张子善则是另外一副面孔，工于心计，权力欲很强。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张子善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石家大院”，主持全面工作，体现其“英明”。

刘、张案发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与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